詩傳 五

小雅 鹿鳴 白華 彤弓

共十

詩傳大全卷之九

小雅二 大雅附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 鄭氏曰小雅大雅周室居西都之時詩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經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 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 華谷嚴氏曰正小雅皆中庸尊賢親親體羣臣柔遠人懷諸侯之事也 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 音僖 陳戒之辭也 安成劉氏曰饗與禘同祭而受福也 慶源輔氏曰史正小雅爲燕饗之樂歌正大雅爲會朝之樂歌比之大序詩有小大之說更爲明切 故或歡欣

詩傳大全卷之九

小雅二 大雅說附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别鄭氏曰小雅大雅周室居西都之時詩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經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華谷嚴氏曰正小雅皆中庸尊賢親親體羣臣柔遠人懷諸侯之事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音僖陳戒之辭也安成劉氏曰釐與禧同祭而受福也○慶源輔氏曰定正小雅為燕饗之樂歌正大雅為會朝之樂歌比之大序政有小大之說更為明切故或歡欣

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朱子曰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安成劉氏曰小雅正詩歌之以燕樂勞饗羣臣故其辭氣歡欣和悅以通上下之情大雅正詩或歌於會朝之時如文王大明等篇或陳於祭祀之後如生民行葦等篇或陳於進戒之際如公劉卷阿等篇則其辭氣又皆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此其詞之異者今猶可考若其音節之異則不可聞矣周公制作時所定也朱子曰周公相成王定樂歌每事以詩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孔氏曰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

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有大小也○朱子曰亦是變用他大雅小雅腔調耳○慶源輔氏曰至於其變則不可以例言但以其聲之有合故以附焉而已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安成劉氏曰其有可考者則已各見本篇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為什也孔氏曰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二雅周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卷卷首之篇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呦呦音幽鹿鳴叶音芒食野之苹叶音旁我有嘉賓鼓

瑟吹笙叶師莊反吹笙鼓簧音黃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反我示我周行叶戶郎反

興也呦呦聲之和也苹藾音賴蕭也爾雅註曰今名藾蒿青色白莖如筯陸氏曰始生香可食又可蒸食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儀禮燕禮曰工四人二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升歌鹿鳴○廬陵李氏曰鼓瑟工歌鹿鳴之三是也吹笙笙奏南陔以下是也簧笙中之簧也華谷嚴氏曰笙以匏為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

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安成劉氏曰儀禮有饗有食有燕燕則無幣食則無獻酒於饗有酬幣於食有侑幣鄭氏謂酬幣以酬賓勸酒侑幣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侑勸之周行大道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孔氏曰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註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之道疾今人言語無節○安成劉氏曰燕飮至旅酬正禮已終然後言語以盡嘉賓之忠告而明聖人之大道也○此燕饗賓客之詩也廬陵李氏曰饗在廟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飮食聚會而制爲燕饗之禮以

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西山真氏曰鹿食苹則相呼呦呦焉而樂君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孔氏曰王肅云飮食以饗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疊山謝氏曰古之聖賢無一時而忘學問無一事而非道德鹿鳴之具樂將幣人見其和樂而已不知吾君所望於嘉賓者有愛我之心則當示我以至道也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皆相示以道也記緇衣篇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爲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慶源輔氏曰言人若以私

意為惠而不本歸於德義則君子不肯自留憂也今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羣臣嘉賓之受宴也決非以其私惠而不顧德以自留憂也故曰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歟○安成劉氏曰陳澔云記言人有私意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肯自留憂也故引詩言不留私惠之義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叶則豪反視民不恌他彫反叶音祧君子是則是傚胡教反叶胡高反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牛刀反

興也蒿菣去刃反也廬陵羅氏曰荊楚之人謂蒿為菣即青蒿也本草註曰春生苗葉秋開淡黃花結子如粟米大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孔氏曰古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目視物為示傍見示人

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中示與視多相亂恌偷薄也敖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傚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程子曰言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人儀法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反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音洛且湛都南反叶持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興也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陸氏曰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湛樂之久也燕安也○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

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兼言樂之以樂以見和樂之意永久無斁有旨酒以燕樂其心則又不止於養口體為觀聽之義而已其所望於嘉賓教示之意益深至矣

鹿鳴三章章八句

按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鄉飲酒註曰諸侯鄉大夫貢士而與之飲酒歌鹿鳴采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傚也四牡采其忠孝之至也皇華采其欲諮謀于賢智也○學記註曰宵小也肄習也三謂

鹿鳴四牡皇華也○董氏曰古宵小同故謂小人為宵人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朱子曰上下常用之樂如鹿鳴三篇及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蘩采蘋等篇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安成劉氏曰先王作此詩以燕饗賓客後乃推而用之於諸侯之燕禮又用於鄉大夫貢士之禮又用於大學之教習蓋不專用於天子也今據大射儀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於諸侯之射禮矣然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分也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

於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慶源輔氏曰范氏說破君子豈爲飲食幣帛而悅之意甚好然則先王制禮所以殷勤如此者亦非以爲媚賢之具也各盡其道而已○安成劉氏曰先王之宴臣下食之以賔客之禮樂之以琴瑟之樂將之以筐篚之實而其求之之誠則又燕樂其心而欲其示我以周行此其多儀之及物所以爲王公之尊賢也

四牡騑騑(芳非反)周道倭(於危反)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賦也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盬不堅固也(呂氏曰說文云鹵海為鹽鹵池為盬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叙其情而閔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

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慶源輔氏曰古之勞詩皆如此）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孔氏曰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四牡騑騑嘽嘽（他丹反）駱（音洛）馬（叶滿補反）豈不懷歸

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賦也嘽嘽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啓跪處居也容齋項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華谷嚴氏日跪者雙膝著地而直身坐者雙膝著地而坐也○三山李氏曰大意謂不遑暇居處耳○慶源輔氏曰我心傷悲既述其私恩之不能忘不遑啓處又述其公義之不可已所謂天理人情之至也

○翩翩音篇者鵻當作隹朱惟反載飛載下叶後五反集于苞栩況甫反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扶雨反

興也翩翩飛貌鵻夫不也廬陵羅氏曰夫方于反不方浮反又如字也爾雅作鳺鴀音同今鵓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隹

屬將養也○翩翩者鵻猶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苦於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爲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慶源輔氏曰君之於臣能體悉之如此則臣之所以報上者又當如何哉古人事君得以展布四體而死生以之者亦以人君感之者無不盡其道也○疊山謝氏曰忠孝不兩全此人情之所難也先王勞使臣而言之及此探人情眞切而言之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王事靡盬

不遑將母叶滿彼反

興也杞枸音苟檵音計也華谷嚴氏曰本草云名仙人杖西王母杖根名地骨莖幹三五尺作叢詩中有三杞將仲子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湛露杞棘山木也此詩苞杞四月杞桋北山言采其杞枸杞也○慶源輔氏曰上兩章既述其私恩公義矣故三章四章又述其託物起興而自道其不遑養親之情

○駕彼四駱載驟助救反駸駸侵寢二音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深審二音

賦也駸駸驟貌諗告也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而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而勞之耳疊山謝氏曰聖人以孝治天下聞有以養母來告者安得不俞

其請乎此蓋設言欲使人臣忠孝兩全也○孔氏曰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探其情以勞之

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

孔氏曰母以恩意偏多故承上章再言之○華陽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卒章再言母本其恩所起以教則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慶源輔氏曰三四章既述其不得養親之情矣此章又言其以是情而告於上所謂臣下不敢自言而君上探其情而為之言者詳於私恩而略於公義君之勞臣當然也○豐城朱氏曰忠孝非二道忠於君者必其能養於親者也然忠孝不兩立致其勞於外則必闕其養於內又不可以不慮也為人臣者將欲致其力於私養歟則當官而行國事固不可以不恤將欲致其力於王事歟則子職之不共又何以為孝哉此王者之勞使臣所以必探其情而代之言為人臣者聞之亦必有以自慰而

益不懈於用力矣

四牡五章章五句

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慶源輔氏曰或已國使臣之歸或諸侯使臣之來皆可用也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為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春秋魯襄公四年左氏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子負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敢不重拜○外傳魯語曰叔孫穆子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

不拜章皇華君教使臣日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但儀禮又以為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為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問鹿鳴四牡皇華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如君勞使臣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朱子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它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安成劉氏曰此詩始作本為勞使臣也其後又與鹿鳴之宴賓皇華之遣使者同為一時通用之樂而此詩中以王事為言則此三詩其皆作於武王以後也歟

皇皇者華芳無反與夫叶于彼原隰駪駪所巾反征夫每懷靡及

與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孔氏曰使與上介衆介也懷思也○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慶源輔氏曰惟恐無以副君之意此所以每懷靡及也茍存此意則諏謀度詢必咨于周自不容已也○程子曰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故為使者惟慮不能宣達也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此駪駪然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

有所不及矣廬陵歐陽氏曰言原隰者其道所經也每懷靡及者於事每思唯恐不及也蓋亦因以為戒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慶源輔氏曰以為戒者即穆子所謂君教使臣之意夫欲以為教戒而不遂直言之乃設言其使臣之情自如此所謂婉而不迫也○豐城朱氏曰每懷靡及者每事而思之則必歛然常若有所不及也然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推此心以在外則耆老之在所當問遺逸之在所當求鰥寡之在所當恤廢墜之在所當舉上德之厚而欲其無不宣下情之遠而欲其無不達為使臣者固唯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為其屬者又唯恐無以為使臣之助庶可以稱斯職矣於遣使之時而歌此詩所以勸勉之也

○我馬維駒恭于恭侯二反六轡如濡如朱如由二反載馳載

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内外傳皆云君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為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

正君者也慶源輔氏曰范氏說是餘意夫君臣一體已不能咨諏善道則君亦安能聽用已言哉○眉山蘇氏曰四牡皇華先勞而後遣何也鹿鳴之三常施於禮樂不獨用於勞遣意者以其聲為先後歟○朱子曰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雖各指一事然說得精切至到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令孫子誦之則見其詩果是懇至如鹿鳴見得賓主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古註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也此語甚切當如既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父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華首云每懷靡及其後便云咨謀咨詢看此等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

常棣之華鄂五各反不韡韡韋鬼反凡今之人莫如

兄弟待禮反與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三山李氏曰何彼穠矣與論語言唐棣之華則爾雅所謂移也此常棣與采薇言維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呂氏曰今王李也華鄂相承甚力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孔氏曰毛傳以為常棣之木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故以興兄弟○華陽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慶源輔氏曰只是以豈不韡韡與豈有如兄弟一句耳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叶胡威反原隰裒薄侯反矣兄

弟求矣

賦也威畏懷思裒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裒聚於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為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鬪鬩之事為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關(音彎)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朱子曰此詩是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詞哀切不似諸詩和平○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文武以來安兄弟亦必有詩然鹿鳴四牡等篇詞多和平唯常棣一篇詞多激切意若有所懲創則周公

因管蔡之事其後更為此詩無疑序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為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盾石準反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慶源輔氏曰二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管蔡之變故以死喪急難鬪鬩之事為言然兄弟真切之情亦惟於此際而後見分曉若於安平之時觀之則人或以為朋友與兄弟等耳先王之制朋友之服視兄弟有差故特言之

○脊井益反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叶泥沁反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吐丹反叶它涓反

興也脊令雝渠水鳥也陸氏曰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

灰色腹下白頸上黑如連錢杜陽人謂之連錢○嚴氏曰雪姑也況發語詞

或曰當作怳況上聲○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

急難之意故以起興程子曰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兄弟相應如

是也○丘氏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少自止猶兄弟在急難中其心亦不少自止○濮

氏曰小宛題彼脊令令載飛載鳴亦言於兄弟之詩而言當此之時雖

有良朋不過為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

及也東萊呂氏曰疏其所親而親其所疏此

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復言朋友之不如

兄弟蓋示之以親疏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

眉山蘇氏曰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為之

長嘆息而已小人好以親為怨而樂從其踈故此詩每以告之本心既得則由親及踈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詞容有抑揚三山李氏日以天屬之親故急難之際能盡其兄弟之恩也然則朋友之義可廢乎曰非也親踈之義則然鄉人鬭者閉戶可也同室鬭者被髮纓冠而救之親踈之義如此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

左右不相悖

○兄弟鬩[許歷反]于牆外禦其務[春秋傳作侮罔甫反]每有良朋烝[之承反]也無戎[叶而主反]

賦也鬩鬪狠也禦禁也烝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鬪狠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臨川王氏曰狠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可恃也]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註曰懿美也言內雖不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註云鬩狠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狠猶禁他人侵侮已者百里諭遠也○慶源

輔氏曰死喪相卹急難相救固足以見兄弟之情矣至於方且鬩鬩于內而忽有外侮則同心而禁禦之則尤見其情之不容已者朋友於此則豈能如兄弟之相助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叶桑經反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 安成劉氏曰經文所謂喪亂者通言二章之死喪三章之急難四章之外侮也集傳所謂非朋友可比者雖言三章之良朋永歎四章之良朋無助然二章之所謂懷與求者尤非朋友所能及也 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眉山蘇氏曰人居喪亂既平之後不知前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易以生怨故有以為朋友賢於兄弟者

○儐(賓濥反)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慮反)兄弟既具和樂(音洛)且孺

賦也儐陳飫饜具俱也孺小兒之慕父母也

程子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故謂之孺子○言陳籩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疊山謝氏曰凡人飲燕待親戚朋友之禮常盛待兄弟之禮常簡愛有餘者敬或不足顏情稔熟者禮文有時而脫略也籩豆畢陳飲酒而至於饜飫亦可樂矣何如會集兄弟不惟和樂其情親義厚無異於孺子相慕也孺子之無不愛其親無不敬其兄者人欲未翦天理昭著也

○妻子好(呼報反)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及反)和

樂且湛荅南反叶持林反

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疊山謝氏曰兄弟不和則家庭之間無非乖氣雖有妻子之樂亦不安其樂矣惟兄弟和樂則一家之情無不相宜妻子之樂亦可長久蓋天合者微有乖聧人合者亦不得康寧也○三山李氏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人之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兄弟之所以乖爭者未必不本於此若不能敦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孥必不能久相樂也○問六章七章兢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與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盖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多為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故卒章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之語反覆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

也朱子曰此所謂生於憂患死于逸樂那二章正是遏人欲而存天理也須、是恁地看○慶源輔氏曰二章至四章言急難危殆之時惟兄弟爲能相救六章七章又言燕樂和平之際無兄弟則亦無與共享而久安之反覆而言則兄弟之情相與切至而不可解者自見矣

○宜爾室家叶古胡反樂爾妻帑音奴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用乎字爲韻

賦也帑子究窮圖謀亶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

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新安王氏曰人情皆知保其室家私其妻子而罕知厚其兄弟然兄弟不和以至毀其室家危其妻子者有之矣管蔡是也今欲室家之相宜妻子之相樂豈可獨忘兄弟哉誠能窮究樂妻子之理以圖謀好兄弟之事必以我言為然常人之思慮不能及遠以為兄弟親踈無甚損益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深思而遠圖之也○慶源輔氏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然兄弟不具則雖和樂而無親慕之意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然兄弟不翕翕則雖和樂而無不厭之理然則兄弟之具翕翕是乃所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也此理固當是究是圖而信其然矣乎疑辭也不自以為然而使之反求諸心以見其真

情實理之所在周公亦可謂善教人者也又觀周公之言如此則其所以誅管蔡者是豈得已者乎所謂處聖人之不幸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

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慶源輔氏曰自死喪而急難自急難而小忿所謂言之雖若益輕以約也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則自厚而至于薄雖薄而猶有不能自已者焉則所謂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復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

矣讀者宜深味之程子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事故也○安成劉氏曰五章言喪亂既平以結二章三章四章所言患難相與之意而繼言安寧之後兄弟之恩乃有疏薄者以起六章七章所陳兄弟之恩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以宜室家結六章所言樂妻帑結七章所言而復繼言其理之誠然使人有以考驗之也詩凡八章唯卒章無兄弟字餘章反覆言兄弟者凡八其言人情之委曲天倫之厚重者哀傷激切故不若其他宴樂兄弟者樂歌之和平也

伐木丁丁陟耕反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反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叶桑經反神之聽之終和

且平

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況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

永嘉陳氏曰聞伐木於山中者其聲丁丁然相應又聞鳥鳴於山間嚶嚶然和者相隨出於幽谷而遷喬木聽其和好之聲則是以類相求因起興而曰相視彼鳥猶如此人其可不如乎○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朱子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又曰揚氏云五品天叙人之大倫也朋友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由其

道則人倫廢而天理滅得罪於天矣其能終和且平乎、

○伐木許許呼古反釃所宜反酒有藇象呂反既有肥羜直呂反以速諸父扶雨反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叶居五反於音烏粲灑所懈反埽蘇報反叶蘇吼反陳饋八簋叶己有反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其九反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其九反

興也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余遮反蓋舉重勸力之歌也安成劉氏曰淮南子道應訓章翟煎對梁惠王曰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詩考曰韓詩云勞者歌其事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泲齊上聲之而

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禮記郊特牲篇註謂泲之以茅縮去滓也○問縮酌用茅恐茅乃以酹朱子曰某亦疑今人用茅縮酒古人芻狗乃酹酒之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人醉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絹帛故以茅縮酒也）藇美貌羜未成羊也（爾雅註曰俗呼五月羔為羜）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毛氏曰人君友其賢臣○孔氏曰稱之以父親親之辭也天子呼諸侯同姓大國曰伯父同姓小國曰叔父）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長樂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孔氏曰天子呼諸侯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疏之殺（所界反）也咎過也○言具酒食

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華陽范氏曰寧適不來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慶源輔氏曰微我弗顧言無使我恩意之不至而不顧念夫朋友也微我有咎言無使我恩意之不至而於朋友之意有過失也夫朋友之際常生於適相責望故此詩之意但欲盡其在我者而不問其彼之於我如何是誠處朋友之要道也

○伐木于阪叶孚臠反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在演反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音侯以愆叶起淺反有酒湑思呂反我無酒酤音古我坎坎鼓我蹲蹲七旬反舞我迨

音待我暇叶後五反矣飲此湑矣

與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

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

也安成劉氏曰詩言兄弟多矣鄭風揚之水昏姻之黨唐杕杜雅常棣頍弁斯干行葦

等篇同氣之親也此詩則同儕之友也各隨所指而不同耳乾餱食之薄

者也盧陵羅氏曰說文云乾食徐鍇云今人謂乾飯為餱○華谷嚴氏曰公劉乃裹

餱糧王制乾豆註謂腊之以為豆實愆過也湑亦釃也毛氏曰以筐曰

釃以藪曰湑○孔氏曰筐竹器也藪草也釃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酤買

也坎坎擊鼓聲蹲蹲舞貌疊山謝氏曰湑我我湑之也酤我

酤之也鼓我我鼓之也舞我我舞之也此八字皆倒下句法可見古文之妙也迨及

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慾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飮酒以相樂也程子曰有盛具當以燕樂朋友無相踈遠或乾餱不相及亦人之失德也故有酒則我湑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我為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飮以篤恩義○眉山蘇氏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相讌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為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慶源輔氏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曰民則自上言下之辭言細民之相失或以薄物飮酒不以相分之故蓋前章既言其厚故此章又以薄者言之且乾餱之愆亦微過耳於微過而尤不敢不謹則其大者可知矣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爲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朱子曰然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直慮反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廬陵歐陽氏曰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爲言○須溪劉氏曰詩人爾君雖古人爾汝之常抑非此無以著其親愛諄至之情也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程子曰除更新也日進之

義庶衆也○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臨川王氏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唯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驩心而不強以為者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天之安定我君亦甚堅固也使我君無不極其單厚其於福祉無不見其除舊而生新美使我君多見其悠久之益以莫不庶便見其盛大之意終篇不過是此二意也○安成劉氏曰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一事所歌非同一時所宴非同一臣而其臣之答之則唯同歌此詩者蓋凡臣子之祝報其君唯願其福祿壽考而已試取前五詩分而讀之而各以此詩答之尤可見其一時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天百

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賦也聞人氏名謚曰戩與剪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盡遐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天使我君無不盡善云爲動作無不宜適而亦既受天之百祿矣而天之所以申命其悠久之福者方且維日不足也罄無不宜受天百祿者已然之事也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者方來之事也○安成劉氏曰人君之對越上天者既能有以受百祿矣而天之交眷人君者又降遐福而維日不足其所以交之相與者如此固與大禹贊舜所謂昭受申命之意相類且與嘉樂之詩所謂宜民宜人受

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語意正同蓋此詩歌於宴享之際以荅前詩嘉樂歌求繹祭之日以荅鳧鷖皆祝願人君之辭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董氏曰爾雅云山脊曰岡大阜曰陵則岡為山之高者陵為阜之大者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廬陵歐陽氏曰此又欲其國家興盛如山阜岡陵之高大如川流之浸長而又增之○藍田呂氏曰上章言受百禄降遐福其莫不庶也既庶矣則欲積累至于崇高故曰以莫不興如山阜岡陵言其興也既興矣欲增益而不絕故曰以莫不增如川方至言其增也

○吉蠲(古玄反)為饎(尺志反)是用孝享(叶虛良反)禴(餘若反)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安成劉氏曰諏日者君臣諏謀祭日於旬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諏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擇士者大射於射宮以選與祭之士齋戒謂七日齋三日戒之類滌濯謂溉濯祭器掃除宗廟之類)饎(儀禮有饎爨註炊黍稷曰饎)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孔氏曰自殷以上則禴禘烝嘗王制文也周去夏禘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爾雅註曰祠之言食礿新菜可瀹嘗嘗新穀烝進品物○須溪劉氏曰禴祠烝嘗各倒一字此音節也)公先公也謂

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先王大王以下也鄭氏曰先公謂后稷至諸盩音綢○史記曰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索隱云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作叔類○孔氏曰周之所追王大王以下大王之前皆爲先公○問古先追王之禮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大王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于組紺以上則止祀以先公之禮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鷩冕鷩冕諸侯之服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詞嘏音假○廬陵羅氏日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詞○孔氏曰少牢禮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廬陵歐陽氏曰此章又言傳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福廬陵曹氏曰臣之愛君願其祭祀而獲福謂○

能誠意以奉其時祭則神之報以壽考者無窮矣蓋受福本於祭祀祭祀莫大於時祭而日吉日蠲又可見其誠意天保之詩皆祝君之福而此章願其因祭而受福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安成劉氏曰此詩所以答前五篇然則前五詩亦作於武王以後明矣

○神之弔都歷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叶筆力反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賦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詒遺質實也言其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臨川王氏曰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羣衆也黎黑也猶秦言黔其淹反黑也首也百姓庶民也爲爾德者則

而象之猶助爾而爲德也廬陵彭氏曰神詒之多多福民及百姓皆被及之日用飲食則豐富充足徧爲爾德則孝弟忠信蓋上有多福之君則下受多福之庇也始言民繼言羣黎百姓廣而言之正脩己安人安百姓之意也○華陽范氏曰君所以爲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羣黎百姓皆爲君德此君人者之至願也○華谷嚴氏曰此祝君之福而祝君之德歸美之中有責難之意若盡言福祿則全篇皆容悅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耶凡詩人頌禱多兼德言之又曰德者民心所自得而曰徧爲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天故民之德皆君之德猶曰莫匪爾極也○其慶源輔氏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則言在下之民由而不知之義以見其君之德存神過化民皆由之而不知但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凡動靜作止無不在其君德化之中其所爲者蓋莫非君之德也正如洪範五皇極所謂凡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之意鄭氏

所謂則而象之先生所謂猶助爾爲德之意皆在其中矣○安成劉氏曰此承上章祭祀而言神之降福推而至於民之質實百姓之爲德莫非君之福也亦莫非君之德也所謂德者其一篇之本領歟

○如月之恒胡登反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恒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孔氏曰八日九日月體大率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也此取漸進之義故云上弦不言望日始出而就明騫虧也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問承是繼承相接續之義如何朱子曰松柏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廬陵歐陽氏曰前既欲其興盛則又

欲其永久故多引長久不壞之物以為況○藍田呂氏曰上言神享之矣民服之矣福祿無以加矣又欲常享是福有進而無退有成而無虧相承而無衰故以日月南山松柏喻焉○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其進盛悠久相繼無窮之意而已

天保六章章六句　廬陵歐陽氏曰六章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大抵文意重複以見其愛上深至如此耳○程子曰天保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祜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天台潘氏曰一章至三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辭煩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四章則以祭祀先王先公為言五章則以徧為爾德為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愧於祖考下無愧於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彰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董叔重云蓼蕭詩云令德壽豈亦是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稱是福也○豐

城朱氏曰是詩前三章言天之福吾君後三章言神之福吾君故三章以山阜岡陵喻其福之興盛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六章以日月松柏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以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當是時君以鹿鳴四牡皇華燕羣臣以常棣燕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臣之所以荅其君者如此君燕其臣臣媢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業成而均享盛大悠久之福也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叶則故反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音慕靡室靡家叶古乎反玁音險狁音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此章作與莫故叶薇與歸叶家又與居叶

興也薇菜名作生出地也長樂劉氏曰謂芽初出土莫晩

靡無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啓跪也○此遣戍役之詩廬陵彭氏曰止言遣戍役而不及將帥何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士大夫以體國為心固有不待勉者至於小民之愚或以為上之苦我固不可無辭以遣之也若夫師還之日皆從而勞之聖人忠厚之意也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華谷嚴氏曰雖托為軍士自言之辭亦因示歸期以安其心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叙其勤

若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慶源輔氏曰薇之作是始出戍時也歲之莫是来歲歸時也此章言其始行之情故云之靡室靡家不遑啓居知其為玁狁之故則上之遣我者出於不得已而我之義亦有所不容已也此所謂風之以義○安成劉氏曰不遑啓居則勤苦矣曰歸曰歸靡室靡家則悲傷矣此所以叙其私情也一則曰玁狁之故二則曰玁狁之故又因風以公義也一詩之中唯以私情公義反覆為言所以感入者深矣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口溉反○盧陵羅氏曰怒也左氏傳云敵王所愾之心矣慶源輔氏曰程子此言萬世用兵之定法順之則吉悖之則凶又曰古者戍役兩朞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音仲春至春莫遣次

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東陽許氏曰防秋宋遣戍之名○建安熊氏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以防之

○釆薇釆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叶巨烈反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與也柔始生而弱也三山李氏曰始遣戍時薇始生其後薇長而柔又其後薇壯而強以見天時之變爾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眉山蘇氏曰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為飢渴之所困亦甚病矣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慶源輔氏曰此

章言其在路之情故曰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凡人在道路時飢渴固有所不免故卒章言其歸路之情亦曰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言我行猶未至戍所則固無人可使歸問其室家之訊也戍者勤苦之情大槩最切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悲二則有不遑啓居之勞三則有載飢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於首兩章備道此四事以慰之○安成劉氏曰此章曰歸而心憂載飢復載渴其私情亦甚苦矣然我戍未定而靡使歸聘則公義以為重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叶訖力反我行不來叶六直反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

嫌於無陽故名之曰陽月也程子曰嫌於無陽故謂陽月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問十月何以為陽月朱子曰剝盡而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自坤卦積來如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以此見天地無休息○孔氏曰十月名為陽君子愛陽而惡陰也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孔甚疚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長樂劉氏曰言將帥與役者勇於報國而不敢顧其親也○程子曰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盬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慶源輔氏曰憂心孔疚切於仁也我行不來安於義也情與理並行不相悖也○安成劉氏曰此章後四句既風以義而叙其情又叙其情而風以義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芳無胡瓜二反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斤於尺奢二反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爾華盛貌靡麗也常常棣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孔氏曰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得稱路者左傳鄭子僑叔孫豹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業業壯也捷勝也○彼爾然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矣程子曰四章五章皆勸以義也○慶源輔氏曰既言其情又言其義則體之者切而風之者深矣夫所謂風之

者亦非是當時之人初無此意而上之人特為此以風勵之也此亦皆戎卒之本情但聖人能通其志耳上之人能通其志如是則下之人亦皆以上之心為心可知矣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反四牡翼翼象弭彌氏反魚服叶蒲北反豈不日戒叶訖力反玁狁孔棘

賦也騤騤强也依猶乘也腓猶芘也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問傳曰腓猶芘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某按易咸傳曰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為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為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

芘之得也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爲芘若芘於此詩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朱子曰此非大義所係今詳兩說不合當刪去然板本已定只於補說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宅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弰**帥交反弓末也**也**華谷嚴氏曰左傳云左執鞭弭曲禮云右手執簫簫弭頭即受弦處以象齒飾之則弦之上下不至齟齬也**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爲弓鞬**居言反弓衣也**矢服也戒警棘急也○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長樂劉氏曰君子則依之以爲備禦也小人則腓之以爲進退也○華谷嚴氏曰遣將率戍役同歌是詩故以君子小人兼言之**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

好如此程子曰器械弭服是也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永嘉陳氏曰玁狁孔棘宜若蒼皇不暇為計矣方且優游暇豫作歌詩以道達其誠心此所以旌旗變色士卒生氣也○安成劉氏曰此及上章皆託為軍士自言車馬器械之盛備而於章末專以公義為言所以美之所以風之也○慶源輔氏曰戎車既為君子之所依乘又為小人之所芘倚而其行列之整治器械之精好又如此則豈可不日相與警戒乎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見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豈不日戒玁狁孔棘則又見其備豫不虞不以我之強盛而忽彼之可防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霏霏芳菲反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

哀叶於希反

賦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甚貌遲遲長遠也

○此章又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

見其勤勞之甚也華谷嚴氏曰楊柳依依即首章采薇之時雨雪霏霏即首章歲亦莫止首尾申言亦丁寧以安其心也○程子曰春而往冬而還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遲則見歸思之切也○慶源輔氏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則始去之時二月也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則來年得歸之十二月也路之長遠身之飢渴是亦勞苦之甚而傷悲之極也莫知我哀此句尤切夫上之人既已述其情之如此則其知之可謂盡矣而猶曰莫知我哀可見其體悉之心無有窮極也且於其遺戍之初而遽言及此則亦不憂上之人不我知矣

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

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新安陳氏曰王氏云人情所患莫切於行役之勞飢渴之害故中心傷悲而莫有知其哀者則幾於不得其所而無所告訴今歌詩遣之述其勤苦則人不知其哀而上知之此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也○三山李氏曰遣之而謂莫知我哀則知之者深矣○安成劉氏曰此章預道其往反勞苦憂傷之甚又專叙其情以為終也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采薇六章章八句問首章言征夫之出蓋以玁狁不可不征故捨其室家而不遑寧處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蓋不復念家矣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事而欲成戰伐之功也卒章則言事

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也其序恐如此朱子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則成於婦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略耳○疊山謝氏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羣臣所謂本人情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詩合觀

我出我車于彼牧(叶莫狄反)矣自天子所謂我來(叶六直反)矣召彼僕夫謂之載(叶節力反)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國邑國都也界各十里而異其名)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還率(音帥)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

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

廬陵歐陽氏曰南仲爲將始駕戎車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疊山謝氏曰此章有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意有整暇勇決之才有奔走犯難之忠○華谷嚴氏曰一章述其前時之忠敬以慰勞之也○慶源輔氏曰前四句則所以承乎上者嚴且重矣後四句則所以飭乎下者厲且敏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叶音高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旟音餘旐斯胡不旆旆叶蒲寐反憂心悄悄僕夫況瘁似醉反

賦也郊在牧内（安成劉氏曰都城外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也）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丘氏曰將言建旐設旄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設陳也龜蛇曰旐建立也旄注旄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旟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周禮圖註曰考工記云鳥隼七斿以象鶉火畫朱雀與隼以示勇捷○沈氏曰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然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如鶉首鶉尾鶉火是也○朱子曰玄武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禮記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氏云以此四獸為軍陳象天也）進退有度各司其局（鄭氏曰度謂伐與步數局

部分也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旆旆飛揚之貌悄

悄憂貌況茲也或云當作怳況上聲○言出車

在郊建設旗幟音熾彼旗幟者豈不旆旆而飛

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亦

為之恐懼而憔悴耳朱子曰胡不猶言遐不言豈不旆旆乎但我自

憂心悄悄而僕夫又況瘁耳○慶源輔氏曰兵陰事也必如此然後與陰氣合而嚴重方

整為謀必深圖功必成不然輕佻率易殆同兒戲耳烏能有所為哉東萊呂氏

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

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

也疊山謝氏曰子行三軍必也臨事而懼兵凶器戰危事不可以易心處之為將帥者

憂心則悄悄為僕夫者情況則憔悴皆臨事而懼善於用兵也○勉齋黃氏曰臨事而懷懼則有持重謹畏之心此誠行軍法也○華谷嚴氏曰二章述其前時之戒懼以慰勞之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叶鋪郎反)旂旐央央(於良反)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州之地(毛氏曰近玁狁之國也)彭彭衆盛貌交龍為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

之襄同九峯蔡氏曰襄駕出其上也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旐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慶源輔氏曰言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而三軍之衆亦方知其所以出師之意在於城朔方以拒玁狁矣理直義明故車馬為之壯盛旗幟為之鮮明而大將南仲之威名亦隨之顯赫雖未臨乎朔方而逆知玁狁之難於是而可除矣有前章之戒懼然後有此章之奮揚所謂靜翕而動闢自然之理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程子曰此章指元帥之名

以顯其城朔方之功也○安成劉氏曰此上三章皆本於公義以勞之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叶芳無反)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孔氏曰雪落而釋爲泥塗)簡書戒命也隣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問二說朱子曰後說爲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天子之所戒命不得謂之隣國也○孔氏曰古者無紙若有事則書之於簡故謂之簡書)○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

出之久也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黍稷方華季夏時也雨雪載塗春凍始釋時也玁狁在北昆夷在西是謂多難故下章序伐西戎之功○長樂劉氏曰王事多難言玁狁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北而西不遑啓居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述其往來時久啓處不遑之情且曰當此時非不思歸也畏此簡書而不敢耳此尤可見其體悉之詳也○華谷嚴氏曰此章述南仲北伐還師又承命西伐之事也○安成劉氏曰此章後四句反覆言公義私情以勞之也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他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戶江反叶胡攻反赫

赫南仲薄伐西戎

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然後心可降耳然此南仲今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玁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

慶源輔氏曰是詩凡言我者皆是設為將帥之言唯我心則降一句則又是設為將帥室家之言雖家室之人皆以為薄伐西戎不勞餘力則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可知也○安成劉氏曰此承上章述南仲北伐既還又成西伐之功久出而未得歸以見室家此亦述其室家之情以勞之也

○春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萋（七西反）倉庚喈喈（音皆）采（叶居奚反）蘩祁祁（巨移反）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音旋）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詩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華谷嚴氏曰獨言玁狁者舉出師所主也○安成劉氏曰南仲始受命以出師蓋以玁狁之難也此章述其凱還而以

平玁狁為言所以美其事之終而功之大此則述其歸日之歡情以勞之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叙大要在歸功將帥○慶源輔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有誓而歸日凱旋凱樂也讀此詩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日玁狁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乎略地屠城與尸蹀血之事也

有杕大計反之杜有睆華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睆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此勞還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

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睆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矣曷爲而不歸哉慶源輔氏曰日月陽止亦謂來年十月將歸時也述其室家之情不直言其思之而必曰王事靡盬焉則雖其室家亦知義也○安成劉氏曰次年十月乃戍畢之時故采薇遣戍之際預言歲亦陽止以爲歸期此章之思望征夫者亦以日月陽止而知其遑暇也或曰興也董氏曰因其所感而興耳下章倣此安成劉氏曰指二章而言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

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賦也萋萋盛貌春將莫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藍田呂氏曰歲莫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暮猶未歸也○安成劉氏曰戍者之還當以仲春至家故此章於杕杜萋萋之時而知征夫之可以歸也○慶源輔氏曰王事靡盬者公義也我心傷悲者私情也雖其室家亦情義並行而不相悖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洧反）檀車幝幝（尺善反）四牡痯痯（古緩反叶古轉反）征夫不遠

賦也檀木堅宜為車幝幝敝貌痯痯罷（音皮）貌

○登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蓋託以

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慶源輔氏曰雖託於登山采杞以望其君子然又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則非獨以室家之情而已也○三山李氏曰此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於鴇羽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然鴇羽下之人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華陽范氏曰車幝幝馬痯痯若見其將至矣○安成劉氏曰杞可采食而征夫猶未至則春已暮而愈過期矣故知其行必不遠矣

○匪載匪來叶六直反憂心孔疚叶訖力反期逝不至叶朱力反而多為恤卜筮偕叶舉里反止會言近叶渠紀反止征夫邇止

賦也載輂疚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言征夫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況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如何哉毛氏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新安胡氏曰王氏云而多為恤飢渴歟疾病歟死傷歟是何期逝不至也故且卜且筮廬陵羅氏曰灼龜曰卜揲蓍曰筮揲實葉反著升脂反相襲俱作合言於繇直又反○廬陵羅氏曰蓍龜之辭也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慶源輔氏曰征夫不遠想料之辭也征夫邇止決定之辭也歸期近而思愈切者人情也期逝不至然後憂傷孔疚焉行者過期而不至則居者之憂百端矣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

爲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安成劉氏曰前三章皆述其室家私情而兼公義爲言卒章則又專勞之以私情大槩與四牡采薇出車同本於公私情義以慰之也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

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三山李氏曰其遣也則預述其懷歸之事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役之勞故三詩遣勞帥役之事雖不同而叙其往反終始之情則一也○新安胡氏曰王氏云上之人能知其下中心委曲之情而上形於歌詠則下悅之出車杕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其下自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揚之水鴇羽是也○慶源輔氏曰鄭王范氏所發之意皆得詩人之旨但勞帥勞役體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略不及論功行賞之事者何哉蓋古者竭誠盡瘁以勤王事者人臣之義也君臣各行其事而已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夸乎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所能及哉○安成劉氏曰集傳鄭氏王氏之說總論来

薇出車杕杜也范氏之說兼論出車杕杜二詩也○豐城朱氏曰、是詩四章皆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喜盖未歸之時其思念之切如此則既歸之時其喜樂之深有不言而自喻者矣先王之於戍役敘其情而閔其勞所以悅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是之謂乎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慶源輔氏曰已下三篇不綴於皇皇者華之後而附於此者欲以笙詩六篇相次也今正之說見華黍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

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廬陵李氏曰諸侯軒縣縣中者北縣之南也鄉飲酒唯有磬故笙立于磬南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董氏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見於詩者歌也寓於樂者聲也以其用於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是以因其事而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亡其辭者乃本亡之非失亡也○須溪劉氏曰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南陔六詩當時元只有聲

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詞也吾甚笑束晳補亡之無謂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安成劉氏曰魯鼓薛鼓之節其譜見禮記投壺篇末盖魯薛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也其圓者擊鼙其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詞也

魚麗力馳反于罶音柳與酒叶鱨音常鯊音沙叶蘇何反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麗歷也罶以曲薄為笱而承梁之空音孔者也鱨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

埤雅曰今黃鱨魚也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也鱨頭魚身頰骨正黃一名黃揚鯊鮀徒何反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濮氏曰鯊魚多種有極大者其皮如沙今人以為刀劍鞘吹沙小魚耳○埤雅曰鯊大如指狹圓而長有黑點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濮氏曰言酒則殽隨之言物則所該者廣○安成劉氏曰此詩後三章所指物之多矣旨矣有矣即前之所言酒之且多且旨且有者也乃樂工極道主人所薦之物如此以見優賓之意或曰賦也下二章放此朱子曰古人以魚為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安成劉氏曰若作賦體則詩中所言魚亦是當時所薦

之羞也

○魚麗于罶魴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鱧鮦同重二音也又曰鯇音晥也新安胡氏曰嚴氏云毛郭皆以鱧為鮦本草云今黑鯉魚道家以為厭者也○埤雅曰今玄鱧也諸魚中唯此魚膽甘可食其首戴星夜則北嚮此詩鱨鯊之美不若魴鱧魴鱧之美不若鰋鯉故其序如此

○魚麗于罶鰋音偃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叶羽已反

興也鰋鮎念平聲也本草註曰大首方口背青黑無鱗多涎即鯷魚也鯷音題○華谷嚴氏曰毛以鮎釋鰋郭璞云各自一魚鰋今偃額白魚也只當言似鮎耳○埤雅曰鱨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鰋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皆備有猶多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叶居何反矣

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叶舉里反)矣

賦也

○物其有(叶羽已反)矣維其時(叶上紙反)矣

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慶源輔氏曰後三章乃重歎前三章多旨有三字耳○定宇陳氏曰王應之云後三章衍前三章之辭前三章多旨有皆以酒言而衍之之辭皆曰物以見物之與酒稱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朱子曰魚麗諸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人意以譽賓如今宴飲致語之類亦有間叙賓客辭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亦此意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

由庚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南有嘉魚烝(之承反)然罩罩(張教竹卓二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五教歷各二反)

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鱒(才損反)鯽肌出於沔南之丙穴(山陰陸氏曰嘉魚鯉質鱒鯽肌肉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謂穴在漢中沔南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烝然發語聲也罩篧(助角反)也(廬陵羅氏曰爾雅疏今楚篧也罩以竹為之或以荊故謂之楚篧)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詞也

○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

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安成劉氏曰詩言燕樂衎綏既燕而又燕故知為道達主人樂賓之意）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苦旦反）

興也汕樔（爾雅作罺並側交反）也以薄汕魚也（鄭氏曰樔今之撩罟也撩療僚澇三音）衎樂也

○南有樛（居虯反）木甘瓠（音護）纍（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

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美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翩翩者鵻（之誰反）烝然來（叶六直陵之二反）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叶夷昔反或如字）思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慶源輔氏曰詩中興體固有此兩様但此二章相比故於此發之也）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孔氏曰思皆爲語辭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朱子曰來思之思語辭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爲語助者上字協韻爲思慮之思者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來句思

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說見魚麗

崇丘

說見魚麗

南山有臺叶田飴反北山有萊叶陵之反樂音洛只音紙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臺夫音符須即莎草也本草曰其實名香附子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陸氏曰兗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

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安成劉氏曰詩中所謂德音所謂民之父母邦家之基與光皆所以美其德也所謂壽考者皆所以祝其壽也通前魚麗嘉魚兩篇皆一時樂工之所歌彼為優賓樂賓則此詩所以美之祝之者為尊賓也或疑賓客不足以當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容有爵齒俱尊足當之者盖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亦云眉壽萬年又況古人器物銘所謂用蘄萬壽用蘄眉壽萬年無疆邾其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為自祝之辭則此詩以萬壽祝賓庸何傷乎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

只君子萬壽無疆

興也爲慶源輔氏曰首章邦家之基美其可以爲國之楨幹也次章言邦家之光美其可以爲邦家之顯榮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也旣足以爲邦家之基本與顯榮故因祝其壽之無期限而無疆界者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亦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陸氏曰杞山木而滑其子爲木蝱入藥○安成劉氏曰此章則專美其德也

○南山有栲音考叶音口北山有杻女九反樂只君子

遐不眉壽(叶直酉反)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叶莫口反)

興也栲山樗杻檍(音億)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安成劉氏曰醫書以眉毛過垂眼下者為壽長古人稱高壽者曰眉壽其以此歟此章又所以祝其壽而美其德也)

○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楰(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叶果五反)樂只君子保艾(五盖反)爾後(叶下五反)

興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直略反)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音啗)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本草曰木蜜生南方枝葉皆可噉亦可煎食如飴其子一名枳椇味如蜜以木作屋屋中酒則味薄椇音矩○問枸朱子曰機枸子建陽謂之皆拱子俗謂之

癩漢指頭吾鄉呼為蕪勾味甘而解酒毒人家左右前後有此木則醞酒不成楰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黃老人髮復黃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孔氏曰髮白而復黃面如凍梨之色保安艾養也安成劉氏曰此章又專祝其壽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後二章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與首章次章末句相應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者願之之辭也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者必之之辭也德音是茂言不但不已而已而又愈益茂盛也保艾爾後則不但為今日計而又願其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人君得賢則基圖鞏固故曰邦家之基有光華故曰邦家之光愛利及民故曰民之父母燕及後世故曰保艾爾後

說見魚麗

由儀

說見魚麗

蓼音六彼蕭斯零露湑息呂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叶想羽反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華谷嚴氏曰蕭香蒿也荻也牛尾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聲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亦通○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安成劉氏曰左傳晉郤至曰宴以示

慈惠蓋謂升殺于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愛恩惠也故歌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湑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也慶源輔氏曰諸侯來朝天子天子見之而得以輸寫其心而無所留隱相與燕飲語笑和悅則上下皆可以保有其聲譽與和樂也者上之於下也有所疑而不敢盡其情下之於上也有所畏而不敢申其意則是上下不交否之時也禍端亂萌皆由於此尚何能保有其安樂於長久乎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如羊反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叶師莊反壽考不忘

興也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為龍為光喜其德

之詞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褒
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慶源輔氏曰使天子得以
見諸侯爲寵光則諸侯之德之美可知矣故因以戒之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言使其德常如此而不至於有差爽焉則當享壽考而永不忘矣○安成劉氏曰旣褒美其德之光寵而祝頌之其壽考安寧又於褒美之中寓其勸之戒之之意若曰德之不爽然後壽而不忘德之爵者壽之爵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旣見君子孔燕豈
弟宜兄宜弟待禮反令德壽豈開改反叶去禮反

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宜兄宜
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

其兄弟如晉詛無畜音畜養也羣公子秦鍼音鉗懼選之類左傳宣公二年日初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杜氏註云詛盟誓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又昭公元年日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日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註云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故以宜兄宜弟義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慶源輔氏日言既見君子相與厚為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則又推言觴以是樂易之德而宜其兄弟焉則其令德將既壽而且樂矣○濮氏日甚燕而情樂易則知其宜兄弟而德可久也○安成劉氏日令德壽豈即上章末一句之意而宜兄宜弟者又即不奭其德之本而所以為教國人者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奴同反既見君子鞗徒彫反

革沖沖敕弓反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輿也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孔氏曰鞗革皮為之故曰鞗革沖沖垂貌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建安何氏曰京山程氏云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鸞在衡上近於馬和在軾上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即軓也軾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伏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箇節奏若車行速則不相應行遲則不響若雜然都響皆不合節奏○埤雅曰鸞雌曰和雄曰鸞○安成劉氏曰集傳於駟驖以為乘車之鸞在衡則此鑣字恐當作衡字此傳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旂之義正此類也安成劉氏曰采菽二章文意亦

然

攸所同聚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一章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通上下兩言之天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二章三章則又因以勸戒而警教之也

湛湛直減反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 慶源輔氏曰厭厭二字具安久足三義安故久久故足 夜飲私燕也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廬陵歐陽氏曰燕當以晝而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

者以申私燕之恩盡殷勤之意○儀禮燕禮日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大燭於門外燕禮輕無庭燎設大燭而已○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也丘氏曰言在所尊者之室○華谷嚴氏曰燕禮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註云寢路寢也考成也慶源輔氏曰燕于路寢之中所以示親親之意載考謂成其禮既云成其禮則必無過當之事矣○安成劉氏曰在宗室而成燕禮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顯明允信也疊山謝氏曰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慤無一毫可疑也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東萊呂氏曰以德將之不至於亂中無所主則為麴蘗所迷矣○慶源輔氏曰莫不令德言與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德也

○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慶源輔氏曰莫不令儀言與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儀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杜氏曰朝而受正教也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問蓼蕭湛露二詩朱子曰文義也只如此却要諷詠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方好○慶源輔氏曰顯允明信也豈弟樂易也明信者固宜其有德矣樂易者則恐其或略于威儀也樂易君子而威儀無不令焉此其所以為成德也既醉則情無或佚焉在宗則儀可略矣然莫不令儀此所以為成禮也不醉無歸見其情之厚也在宗載考見其情之親也莫不令德見其德之存乎中者善也莫不令儀見其見

儀之見於外者善也厚而不親則上之待下者猶未至也德雖令而儀有闕焉則臣之持身猶不足也○豐城朱氏曰此詩前兩章言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之相親也後兩章言令德令儀又美其德將而無醉也然則是詩也其亦褒美之中而寓規戒之意也歟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句

詩傳大全卷之九

詩傳大全卷之十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弨（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叶虛王反）之鐘鼓既設一朝饗（叶虛良反）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孔氏曰弓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色赤旅弓色黑賜弓赤一兩黑十以赤為重耳周禮無彤弓之名夏官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勞者註往來體若一曰唐弓大弓勞者勤勞王事也）弨弛貌（孔氏曰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華谷嚴氏曰賜弓不張）貺與也大飲賓曰饗（孔氏曰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殽牲俎豆盛於食燕）○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

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慶源輔氏曰守之者不重則得之者亦輕予之而不誠則其感之也亦淺畀之而不速則其視之也亦玩而不以為恩矣然其所以重所以誠所以速者非懼其得之輕感之淺視之玩也盡吾之理而已後之視府藏為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中董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令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則與受言藏之者異

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唐德宗興元元年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尋反馬遂取長春懷光縊死昭宗景福二年以王行瑜為太師猶尚父賜鐵券後王行瑜擧兵犯闕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盧陵羅氏曰易云屯其膏謂德澤不下也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玩平聲而不忍予者漢書韓信言項羽之為人也見人慈愛言語嘔嘔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嘔凶于反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彤弓弨兮受言載叶子利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喜叶去聲之鍾鼓既設一朝右音又叶于記反之

賦也載抗之也安成劉氏曰載彤弓於弓檠抗弓體使正言其藏之謹也喜樂也右勸也尊也孔氏曰勸謂勸其功也○臨川王氏曰尊而右之也○疊山謝氏曰古人以右為尊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古刀反叶古號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呼報反之鐘鼓既設一朝醻市由反叶大到反之

賦也櫜韜好說醻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疊山謝氏曰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一獻一酢報施足矣主人又酌賓謂之醻所以見其意之厚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大抵此詩首章已盡其意下兩章

只是詠歎以加重焉耳櫜重於載載重於藏好識於喜喜識於貺醻厚於右右尊於饗○廬陵曹氏曰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及其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敢惜王者於賞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櫜之矣終而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為恩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與之而無所惜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矣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音旣）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音盧）弓矢千以覺報宴註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

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簒弑不容待報者其它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强臣拜表輒行者異矣周禮大司馬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晉穆帝永和七年桓溫屢求北伐詔書不聽溫拜表輒行安帝隆興三年孫恩陷會稽等郡劉牢之鎮京口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音洛且有儀叶五何反

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本草註曰一名莪蒿莖葉如青蒿開淡紅紫花結角子長二寸許微彎○陸氏曰生澤田漸洳之處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慶源輔氏曰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夫見賢而樂禮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敬心不至矣樂且有儀則愛敬之心兩盡矣或曰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潛室陳氏曰此篇朱子舊以為比今改爲興而下文兼存比說矣但二章三章比字皆失改今悉正之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爲朋孔氏曰漢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其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汎汎芳劒反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楊舟楊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追言其未見之時心之不定既見之後則休休然而安定矣其意味亦深長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敕四牡騤騤求龜反載是常服叶蒲北反玁狁孔熾尺志反我是用急叶音棘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叶于逼反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濮氏曰詩言六月祖暑則為夏正可知○須溪劉氏曰以為未月極是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月數未嘗改也棲棲猶皇

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東萊呂氏曰鄭氏云戎車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廣車闕車苹車輕車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補闕之車苹猶屏也對敵自隱蔽之車也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也飭整也騤騤強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音昧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周禮司服曰凡兵事韋弁服廬陵李氏曰皮去毛熟治曰韋韎赤色也凡衣同冠色衣韎韋則弁亦韎韋也皮弁服素裳白舄韋弁服亦與之同也玁狁即獫狁北狄也孔孔甚熾盛亟正也○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安成劉氏曰據詩文至于涇陽而言也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

甫師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疊山謝氏曰戎車曰既飭則車甲器械士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騤騤則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無一衣一裳不經撿點矣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豐城朱氏曰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玁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為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違之君為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危攘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此述其始受命出征之詞也

○比毗志反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蒲北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叶奬里反

賦也比物齊其力也釋文曰比齊同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

孔氏曰戎事尚強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爲主亦不厭其同色故曰駟騵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駵是中騧驪是驂是也○廬陵彭氏曰陳氏云以厲王大亂之餘而支撐玁狁之患意其必倉卒不暇爲計而今也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蓋其車馬之脩器械之備非一日也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安成劉氏曰六月之中即成戎服則應變速矣我服既成即日引道則從事敏矣雖速雖敏而軍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其常度矣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王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

公有嚴有翼共音恭武之服叶蒲北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叶于逼反

賦也脩長廣大也顒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疊山謝氏曰薄伐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征遠討也為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為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故曰有嚴有翼○華陽范氏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共武之服者如此則以定王國也○慶源輔氏曰兵陰事也用之當以嚴敬為主不嚴則不整不敬則不肅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此王國之所以定也定則不止於匡矣有車馬為之用則足以却玁狁而成大功以嚴敬為之主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吉甫之行師真足以繼南仲之軌迹矣宜宣王之中興也○豐城朱氏曰兵事

不可以不嚴尤不可以不敬書曰欽承天子威命敬也又曰威克厥愛允濟嚴也嚴敬二字乃用師之要道夫帷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所以能定王國也

○玁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音護）侵鎬（胡老反）及方至于涇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戎十乘（繩證反）以先啓行（叶户郎反）

賦也茹度整齊也焦穫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為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耀州三原縣今隸陝西西安府）鎬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也（前漢書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顔氏曰鎬非豊鎬之

鎬方疑即朔方也安成劉氏曰南仲亦以玁狁之難往城朔方靈夏等州之地則且玁狁所侵者疑即其地也涇陽涇水之北孔氏曰水北曰陽在豐鎬之西北豐鎬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言其深入為寇也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東萊呂氏曰日月為常交龍為旂之類皆幟之文也鳥章特其一耳白旆繼旐者也曹氏曰白帛也白旆以絳帛為旆也以帛續旐末為燕尾戰則旆之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史記三王世家註曰韓嬰章句云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臨川王氏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疊山謝氏曰兵法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元戎啓行可以摧鋒破陣

左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言玁狁不自度量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旐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安成劉氏曰左傳云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因玁狁為寇而聲罪致討則直而壯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今討玁狁而旐旗鮮明選鋒銳進則律律而臧矣此所以為宣王中興之師也歟○豐城朱氏曰玁狁惟不自度量故其大衆整齊既盤據於焦穫之間其輕軍掩襲復時出入乎鎬方之地且遠及乎涇水之陽焉其深入為寇如此可謂熾矣於是建旗旐選鋒銳以攘之然謂之十乘則為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為步卒亦不過七百二十人而止耳數非加多也而味其辭意則玁狁之難也若不足平矣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彼夷狄雖衆且盛又惡足以敵王者之師哉

附衆有武以威敵而萬邦皆以之爲法焉則所謂獫狁者逐出至于大原而已亦何恃乎窮追𢦏使非有德以服乎人心則固無以威敵矣雖窮師黷武豈能有成功哉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叶舉里反飲於鴆反御諸友叶羽已反炰白交反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叶羽已反

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濮氏曰鼈屬俗呼團魚炰火熟之名膾細切肉也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

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臨川王氏曰忠也者務孝以為之者也順也者務友而為之者也故言忠順之臣必及孝友之友○慶源輔氏曰吉甫以天子之將有功而歸相與宴者固不一也後篇謂方叔嘗與伐玁狁者亦豈得而不與焉而詩人乃獨舉夫孝友張仲之為賢則又可見吉甫之文而不專以武功為之美矣然此但為吉甫既歸而私自與朋友燕飲而已非宣王燕之也○豐城朱氏曰宣王非吉甫無以成其功吉甫非張仲無以成其德詩人美吉甫之燕而并及乎張仲者正以見宣王之中興以有吉甫而吉甫之成功以有張仲也苟無孝友之人朝夕講貫於其素則文武之德何自成而脩攘之功何自立哉

六月六章章八句藍田呂氏曰上三章言自治之備四章言玁狁來侵從而禦之五章言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境不窮追也六章言休兵

飲至樂與孝友之臣同其燕樂則窮兵黷武之意消矣又曰北伐之事所以自治者常優暇而有餘所治於彼者常簡略而不盡○疊山謝氏曰一章曰戎車既飭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三章曰四牡脩廣五章曰戎車既安四牡既信西北平原廣野舉目千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為重

薄言采芑音起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反其畝叶每彼反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止反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簟茀音弗魚服叶蒲北反鉤膺鞗音條革叶訖力反

興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藚音買菜宜馬食

軍行乘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韻會曰田一歲曰菑始反草也二歲曰畬漸和柔也三歲曰新田已成田而尚新也四歲則曰田矣○孔氏曰菑者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災是也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涖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安成劉氏曰兵車戰鬭之車駕馬所謂小車也重車輜重之車駕牛所謂大車也兵車一乘則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一乘則將之者二十五人其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

數也朱子曰孔氏以爲蕪起鄉遂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辭害義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師衆干扞也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率緫率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奭赤貌○眉山蘇氏曰路車金路也金路赤飾孔氏曰瞻彼洛矣韎韐有奭被茅蒐染而爲奭故知赤貌也簟笰以方文竹簟爲車蔽也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與鞶同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央上聲也孔氏曰五路惟金路有鉤以金爲之馬頷之飾也在馬膺之飾唯有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鄭氏曰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罽音計織毛爲之鞗革見蓼蕭篇○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

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朱子曰南征荊蠻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鬭故只盛稱其軍容之盛而已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祈支反錯衡叶戶郎反八鸞瑲瑲七羊反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瑲葱珩音衡叶戶郎反

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軧轂也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

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瑲瑲聲也廬陵彭氏曰荀子云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則錯衡八鸞皆以為耳目之懽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芾黃朱之芾也孔氏曰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瑲玉聲蔥蒼色如蔥者也珩佩首橫玉也禮三命赤芾蔥珩孔氏曰三命至九命皆蔥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曹氏曰芾佩非軍服金路非戎車和鸞非戎馬所以盡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劒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而盛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自能制勝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已○廬陵彭氏曰此與上章言方叔帥兵之時其精神氣燄見於旌旗車馬佩服之間有以聳人觀聽其勝敵也必矣○慶源輔氏曰首章其車三千師干之試云者其車馬之衆盛與師衆之所以扞禦夫敵者又練習也二

章其車三千旂旐央央云者則言其車馬之衆盛其旗幟之鮮明也先言涖止而後言率止者始則臨之終則率之以行也首章其四騏以下言方叔所乘之戎路其飾甚備二章約軧錯衡以下又言車馬之盛命服之美所以見天子付託之重錫命之蕃而方叔之威儀整暇如此可以決其成也其與後世以一勇之夫為民之司命者異矣

○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允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居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叶於巾反）振旅闐闐（徒顛反叶徒降反）

興也隼鷂屬急疾之鳥也（埤雅曰一名雀鷹）戾至爰於也鉦鐃也鐲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

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孔氏曰說文云鉦鐃也似鈴又云鐲鉦也則鐲鐃俱得以鉦名之鐲似小鐘鐃似鈴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此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濮氏曰周禮云鼓人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卽無鉦名則鐲鐃通謂之鉦而節止實用於鼓故詩云然鞠告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孔氏曰治兵尚威武也振旅反尊卑也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闐

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鄭氏曰戰止又伐鼓闐闐然○董氏曰闐闐衆行聲也）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程子曰隼之急疾亦集於所止與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慶源輔氏曰上二章但言其車馬服飾之盛美而已故此章又以鳥之急疾與其猛鷙又以亦集爰止與其進退有節也其進退之有節者蓋以將戰而誓衆有法既戰而鼓聲不暴戰罷振旅而入則又齊一鼓而無先後也）

○蠢（尺允反）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叶尺由反）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焞焞（吐雷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

蠻荊來威叶音隈

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荊荊州之蠻也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安成劉氏曰方叔以元老而率師則師卦所謂丈人所謂長子者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霆霆疾雷也爾雅註曰霆雷之急疾者謂霹靂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此章美其成功言以宿將董大衆荊人自服不待戰而屈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永嘉陳氏曰北伐南征之詩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豐城朱氏曰北伐

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征之詩是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復欲知宣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夫豈曰夸云乎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孔氏日齊其毫毛尚純也我事齊力尚強也孔氏日齊其馬力田獵齊足尚疾也孔氏日齊其馬足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内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

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朱子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田矣

首章汎言將往東都也慶源輔氏曰車以堅緻為善馬以齊同為盛首章既言其攻與同矣故二章但言其善與盛也○豐城朱氏曰車攻馬同泛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龐龐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也軍政脩治於閑暇之時而四牡充實於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徂東矣

○田車既好叶許厚反四牡孔阜符有反東有甫草叶此苟反駕言行狩叶始九反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

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内故往田也安成劉氏曰宣王嘗封庶弟於西都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其子武公當平王時徙封于東都然後圃田為鄭地○開封府中牟縣今隷河南○此章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之子于苗叶音毛選徒囂囂五刀反建旐設旄搏音博獸于敖

賦也之子有司也朱子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苗狩獵之通名也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

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敖近滎陽地名

也東萊呂氏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此章言至東都

而選徒以獵也孔氏曰言選車徒備器械搏取禽獸于敖地也○東萊呂氏曰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慶源輔氏曰選徒囂囂言其衆且肅也既選其車徒矣則建設其旗旐焉見其序且整也方選徒以獵而遷日搏獸于敖言其士衆之勇而氣大事小也徒手曰搏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舃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臨川王氏曰人君宣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涖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

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則赤芾也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鄭氏曰金舄黃朱色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氏曰時見言無常期殷象也繹陳列聯屬之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廬陵曹氏曰此章言諸侯來朝會於東都車馬盛而服飾嚴會同絡繹不絕此可見人心之齊也使其人心之未合則諸侯或不至安能聯屬如此之盛乎東都洛邑本諸侯朝覲之地而夷厲以來此禮久廢宣王中興復古再見斯會詩人所以美之也

○決拾既佽音次柴叶與弓矢既調讀如同與同叶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

賦也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

弦開體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華谷嚴氏曰決即衛芄蘭所謂韘也○孔氏曰周禮繕人註云拾韝扞也著左臂裏佽比也鄭氏曰謂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疊山謝氏曰弓既上弦必審視之端正則可用微有偏斜必加矯揉此弓之調也矢之輕重必視弓力之強弱弓強而矢輕則不中弓弱而矢重亦不中此矢之調也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孔氏曰射夫即諸侯以下也夫男子之總名同協也柴說文作𢶍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寄於箇二反不失其馳叶徒卧反

舍音捨矢如破彼寄普過二反

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馳驅之法也安成劉氏曰五御之目三曰過君表五曰逐禽左即御田車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慶源輔氏曰首章云既同則齊其足矣而此又曰四黃與六月比物四驪同義可見其馬之有餘矣○臨川王氏曰向曰四牡既言力之強今曰四黃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御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矢行巧而力也○鄭氏曰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推碎物也○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蒲交反）不盈

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孔氏曰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諠譁者）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漢景帝三年周亞夫引兵擊吳楚深壁而守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不驚言比（匹志反）至也卒事（終事也）不諠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音翦）毛不獻（孔氏曰面傷謂當面射之翦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氏曰惡其害幼小）擇取

三等自左膘音縹而射之達于右腢音愚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釋文曰膘脅後髀前肉也腢肩前上殺中心死疾鮮潔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爲賓客孔氏曰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射左髀補爾步來二反達于右䯚音杳爲下殺以充君庖孔氏曰髀股外䯚水膁音兼也右䯚右脅䯚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禮記射義註曰澤宮名所以擇士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穀梁傳曰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

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鶩鶩也不盈盈也亦通鄭氏曰反其言而美之○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須禽均也慶源輔氏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其整暇無始終之異也徒御不驚見其卒事而不驚擾也大庖不盈見其循禮守法而不從欲以取也夫力足以多取而不盡用焉此所以爲王者之事也

○之子于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慶源輔氏日聞師之獵而不聞其聲則可見其師律之嚴肅大凡行軍用師要須如此方可不然皆

爲道也章末二句乃美宣王也大成言其事之有始有終也○廬陵彭氏曰宣王治兵之法其見於田獵已如此詩人固信其大有成也

○此章總叙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安成劉氏曰楚辭集註云凡作篇章既成撮其要以爲亂辭今此詩言田事以上七章既序其始終以成篇矣此章又言其始事之整肅終事之有成以深美之亦猶楚辭之有亂辭也車舝公劉卒章皆然○豐城朱氏曰存於中而有興衰撥亂之志施於外而有內脩外攘之事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於往狩之初嚴肅於旋歸之際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爲大而詩人所以贊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安成劉氏曰五章六章通言其田獵射御七章八章通言其始終整肅而且音

韻各相諧叶故疑其當以八句成章以此推之則合首章二章八句通言車馬盛備將往東都圃田之地合三章四章八句通言天子諸侯來會東都之事總為四章章八句也

吉日維戊叶莫吼反既伯既禱叶丁口反田車既好叶許口反四牡孔阜符有反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晉天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孔氏曰房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是長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天駟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醜衆也謂禽獸之羣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孔氏曰常祭在春將用馬

力則又備禮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補滿反獸之所同麀音憂鹿麌麌愚甫反漆沮七徐反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毛氏曰外事以剛日○禮記曲禮註曰出郊爲外事差擇齊其足也安成劉氏曰此言差馬同猶車攻言我馬既同也同聚也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韋流入鄜音孚坊至同州入河也三山李氏曰書䟽云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非河南之洛也○安成劉氏曰此言漆沮之從猶車

攻言甫草数地彼則狩于東都此則狩于西都也○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叶羽已反)儦儦(表驕反)俟俟(叶于紀反)或羣或友(叶羽已反)悉率左右(叶羽已反)以燕天子(叶奬里反)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趣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

以樂天子也 安成劉氏曰此言率左右以樂天子猶車攻之射夫同而助舉擧也

○既張我弓既挾 子洽户頰二反 我矢發彼小豝 音巴 殪 於計反 此大兕 徐履反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發發矢也豕牝曰豝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 孔氏曰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安成劉氏曰此言射者之善猶車攻言舍矢如破也 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 去聲 二曰醴齊註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 五齊周禮酒正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註醴猶體也此齊熟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故名 ○

言射而獲禽以爲俎實進於賓客而酧醴也

疊山謝氏曰田而得禽天子不以自奉故大庖不盈命有司以進賓客且以酧醴燕諸侯及羣臣也先王體羣臣懷諸侯常有恩惠其用心公溥而均齊常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安成劉氏曰此言進禽於賓客亦猶車攻言大庖不盈之意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一章言祭禱馬祖以爲田獵之備也二章言取擇其地以爲田獵之所也三章言相與悉力以共田獵之事爲所天子之樂也四章言旣獵而以其所得之獸供祖實使天子得與賓客燕飮也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

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慶源輔氏曰東萊之說固善而朱子又改動數字尤切王賦謂車馬之出軍實謂軍器之數師律謂進退之度上下之情諸侯及左右之人相率以共其事而天子又與之燕飲以為樂也綜理之周而祭禱必講獵地必擇車馬有備射御有法終事嚴頌禽之均酌醴之厚無一不至也○安成劉氏曰宣王所以復文武功業者固不止於二詩所蒐狩之事蒸即二詩而觀之則其車馬徒御之所出可見王賦之復也旌旐車旆之備決拾弓矢之精可見軍實之盛也選徒則囂囂徒御則不驚行者有聞而無聲又可見師律之嚴也會同有繹而助我舉掌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又可見其上下之情也將用馬力而既伯既

待頒禽之均而大庇不盈又見其綜理之周密蓋一事之間而五美具焉即此推之則其餘可知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反)勞于野(叶上與反)爰及矜(棘冰反)人哀此鰥寡(叶果五反)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孔氏曰俱是水鳥其實鴻大而鴈小)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臨川王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叙其始而

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眉山蘇氏曰人民離散譬如鴻鴈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慶源輔氏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又言其所與行者無非可憐之人而就其中又惟鰥寡之可哀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爲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洛反之子于垣音袁百堵丁古反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達各反

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爲板五板爲堵孔氏曰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究終也○流民自言鴻

鴈集于中澤以與己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
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
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高)
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
知宣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
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
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
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
慶源輔氏曰蓋非明知者真能體卹我前日之情則亦焉能知其病苦之實哉若但見其

今日之安定則必以我之此歌為閒暇而宣驕矣

鴻鴈三章章六句 豐城朱氏曰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興也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夫鰥寡孤獨乃天民之窮而無告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而不在所愛而其發政施仁則必自鰥寡孤獨始誠使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者矣宣王之勞來還定安集其有得於文王之家法也歟劬勞于野自其始之流散而言也百堵皆作自其中之還歸而言也其究安宅自其終之安定而言也此詩不作於流離之時而作於安定之日蓋痛定思痛者是以知者以為勞苦而不知者則反以為宣驕也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

將將七羊反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渤海胡氏曰說文云央中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音毁以物百枚幷而束之設於門內也孔氏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光明司烜供之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註曰庭燎之差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用百以物百枚幷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聲○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乂又如字庭燎晣晣之世反又與艾叶

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賦也艾盡也晣晣小明也臨川王氏曰其光衰也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安成劉氏曰首章述王初問此章再問恐亦如齊風雞鳴之例也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煇許云反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叶渠斤反

賦也鄉晨近曉也渤海胡氏曰從夜未中至未盡從未盡至鄉明也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也朱子曰此是異才老之說說此一字有功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鄭氏曰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庭燎三章章五句 安成劉氏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証之或果宣王詩也

沔綿善反彼流水朝直遥反宗于海叶虎洧反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允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叶羽軌反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叶滿洧反

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孔氏曰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九峯蔡氏曰水勢橫趨於海猶諸侯朝宗于王也 ○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飛隼猶或有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

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疊山謝氏曰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可憂誰無父母不為一身謀獨不為父母謀乎為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捄亂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井亦反載起載行叶户郎反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亂之不能忘也慶源輔氏曰不循道理則危亂之由也載起載行則憂思之深也

○䱷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也

慶源輔氏曰衰亂之世訛言繁興佞人無所適從而卒歸於危亡禍敗此所以歎其寧莫之懲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此必有所指而言其興則是無自而興也先生所謂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者深得其意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自脩之事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定宇陳氏曰始

念亂而憂及父母終憂讒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鶴鳴于九皐聲聞(音問)于野(叶上與反)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音洛)彼之園爰有樹檀(叶徒沿反)其下維蘀(音託)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七落反)

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皐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釋文曰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濮氏曰澤曲曰皐見楚辭註)蘀落也(藍田呂氏曰落葉穢雜)錯礪石也

○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

之辭也慶源輔氏曰然不正言其事而必比物而為言者正所謂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正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物以諫也蓋鶴鳴于九皐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慶源輔氏曰所以風王之誠身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慶源輔氏曰所以風王之明善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慶源輔氏曰所以風王力去私欲之蔽也夫必能去私欲之蔽然後可以明善而誠身此其序則由大以至小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廬陵曹氏曰天下之理散於萬事若能反於身而求之觸類而長之未有不可為吾之益者也鶴鳴所以

矜誠身魚潛所以矜明理檀蘀石錯又所以正人心好惡之偏因物而推皆可以反求諸身者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叶鐵因反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叶一均反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孔氏曰陸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荊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穀桑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樹皮斑者是楮白者是穀攻錯也○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麁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

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朱子曰邵子云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他山之石其小人之才手○疊山謝氏曰邪類與善類非同氣猶玉石不同山石而攻玉猶小人謗君子之無德所以儆君子而進於德歟君子之無才所以儆君子而勉為全才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朱子曰鶴鳴做得巧含蓄意思全不發露○三山李氏曰二章殊無一句露己意其詩最為難曉○豐城朱氏曰知誠之不可揜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

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哀矜敖惰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尤不可不去其私欲之蔽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兩立好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為陳善納誨之辭也歟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疑脫兩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